

90後女尖子強攻界面設計

獲獎學金赴英深造 學電腦互動「掌握人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隨著各種服務逐漸智能化，無論是購物、轉賬、登記申請，我們都可經網上以至手機應用程式（Apps）完成，既快捷又方便，但這亦同時說明了現代人生活已經離不開與電腦互動。今年度教育局「香港卓越獎學金」的得主何詩雅（Cathy）就特意選報倫敦大學學院「人類與電腦互動」碩士，進修電腦系統用戶界面的設計。Cathy笑言，課程雖然關於電腦科技，但其實亦是掌握人心的專業，她希望能於背後默默耕耘、低調地為使用者貢獻，「因為設計用戶界面，只有做得不夠好才會被留意，正如在網頁上找不到按鈕，才會大罵設計者，這才發現我們的存在。」

當代年輕人尤其擅長於使用科技，卻未必了解「人類與電腦互動」的內容，本身為「90後」的Cathy解釋說：「這是牽涉到心理學的課程，希望透過科學數據，設計方便的用戶界面（User Interface），提升使用電腦或手機程式的體驗。」



■Cathy獲得尖子獎學金赴英國名校修讀人類與電腦互動課程。受訪者供圖



■Cathy正享受英國的進修生活。受訪者供圖

■Cathy認為，電腦科學很廣泛，部分女生較細心或讀過視覺藝術，擅長做項目管理或設計版面。吳希雯攝

進度尺實假象 增用戶安全感

她再以一個簡單例子，將這個有點抽象的情況進一步說明：我們日常使用手機程式在銀行戶口轉賬，會看到一行進度尺，由空白慢慢填上一半顏色，最後全行填滿，畫面便跳往顯示「轉賬完成」。Cathy指，那其實是系統為用戶而設的假象，「以現今的傳訊技術而言，轉賬可於用戶按『確定』鈕的瞬間已完成，畫面上的進度尺，真正的作用不是為了顯示進度，而是讓用戶感受一個轉賬過程，增加安全感。」

笑言料付出未必獲賞識

因此，用戶界面設計需要心理學知識，了解用戶想法和感受，而且需要搜集大量有關目標用戶的數據，如特定年齡人士的使用習慣等資料作分析。「一個成功的界面，往往是經過設計員長時間鑽研，和反覆測試才誕生，不過用戶

會認為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

Cathy笑言，已預料付出的努力未必會獲讚賞，不過做得不夠好便會被留意，「如果使用過程順暢，根本無人留意到我們所花的心思，但如果用戶在網頁上找不着按鈕，定會破口大罵，這才發現我們的存在。」

於大學時修讀電腦科學，Cathy的畢業專題項目（Final Year Project）就是設計一個「室內導航」的程式，以Wi-Fi定位，加入擴增實境（AR）路標技術，助人於圖書館搜索書本。大學圖書館的館藏置有編碼，使用Cathy設計的程式時只要輸入資料，手機可自動搜出該書的位置，用家可以像玩《Pokémon GO》般，開動手機鏡頭，螢幕畫面就會顯示箭嘴，直行或轉左右，引領用家到書本的位置。這設計本身亦融入了有關提升用戶體驗的知識：「如果要幫助用家搜索到書本，只要提供地圖便可，但考慮到用家未必識看地圖，所以加入AR技術，提升用家體驗。」Cathy分享說。

Cathy曾任初創企業的自由工作者，因此參與一個深入討論用戶界面發展的工作坊，體驗到興趣所在，自此決定未來發展方向：「首先希望進修這學科的知識，但由於香港暫時未有開設，所以申請獎學金到海外修讀。」

一心發奮為商科 不料巧結電腦「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今年教育局的「香港卓越獎學金（尖子獎學金）」計劃至今共選出93名得獎者，他們同時獲頒授「香港尖子」榮譽，外表溫文爾雅的Cathy是其中之一。旁人或會猜想她獲獎學金資助，將會修讀藝術類學科，但沒想到其實她往修讀的，是一向以男生為主的電腦科。而事實上，她初入大學時更曾為想轉往商科而努力讀書爭好成績，卻反而從中獲得成功感及發現本身的興趣，引證自己與電腦的互動「緣分」。

雖為「少數」但不覺「輪蝕」

雖然電腦科目一向女少男多，但Cathy並不以為意，事實上她於大學主修電腦科學時，早已習慣男生較女生多：「一班的男女比例大約是八比二，但女生人數其實亦有在上升。」而她亦不會因為自己是「少數」而覺「輪蝕」：「其實中學時的修修科影響較大，文科背景的可能數學較差，不過電腦科學很廣泛，部分女生較細心或讀過視覺藝術，擅長做項目管理或設計版面，而一般

項目是以團隊形式進行，可互補長短。」

曾選入院長嘉許名單

問到Cathy為何修讀電腦科學，她坦言，其實報考大學時較想入讀商科，主要是因着高考成绩「策略性」選讀電腦科學，結果成功入讀，「入學首年我很努力讀書，原因是想轉系，但反而因此讀得好成績，慢慢有成功感，並發掘到興趣，所以便決定留在電腦方面發展了。」Cathy最後更以一級榮譽畢業，更曾獲選入院長嘉許名單（Dean's List）。

粵港澳26高校結盟促合作



■去年底吳克儉連同香港的大學校長/副校長代表團赴廣東省多地深入考察交流。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粵港澳高校聯盟」今日將於廣州中山大學舉行創盟大會，香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與內地及澳門的教育官員都會出席為大會致辭，並見證香港、廣東及澳門三地共26所高等院校結盟，以加強入盟高校在教學、研究和科技成果轉化及學生交流等方面的合作。

港9所高校入盟

在「粵港澳高校聯盟」的第一批入盟高校中，香港共佔9所，包括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嶺南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公開大學及香港大學，另廣東及澳門則分別佔10所及7所。

是次粵港澳三地高等教育結盟，緣於去年底吳克儉與香港的大學校長、副校長代表團前往廣東省作教育交流，其間確定兩地設立粵港澳高校聯盟的意向，澳門其後亦表示加入，藉以建立一個有效的討論平台，供三地高校探討更深入的合作方向。

持開放語言觀 助職場勝一籌



隔星期二見報

前不久，與友把臂同遊新加坡。新加坡可能是港人最熟悉的旅遊勝地，乾淨、整齊、漂亮，整個城市沐浴在綠色中。那一幢幢玻璃幕牆的大廈，在陽光下熠熠生輝，明鏡一般。一排排設計各有特色的組屋，顯示着新加坡人居者有其屋的富足。

我們此行的目的不止是觀光和吃海南雞飯，重要的是拜訪南洋理工大學的周清海教授。周教授退休後，仍在新加坡大學任教。約好的那天，他開車從新加坡大學來到我們下榻的酒店。

星司機可以講多種方言

老朋友見面，總有說不完的話，周教授是我們語言界同行中語言觀十分開放的學者，每次和他聊天，都是學習的機會。三句不離本行，我們又說起新加坡的語言文字政策帶給國家的好處。我們都知道，新加坡是語言多元化的國家，你坐上計程車，那位司機可以說英語、華語（普通話）、馬來語，甚至會說粵語、閩語、客家話等多種方言。他們見什麼人說什麼話，讓乘客感到賓至如歸，感到新加坡是好客之都。司機如是，可見新加坡在語言方面的開放態度。

學華文按國家規範即可

周清海教授是李光耀資政的中文教師，一教40多年，早就與李光耀成了朋友。周教授說，在新加坡最重要的是英語，這是第一語言。在世界上流通英語的現實情況下，這無疑帶給新加坡走向世界的方便。那麼，為什麼新加坡人人都會說華語呢？我們很認同周教授的觀點，新加坡人中很多是華族，早年主要從福建、廣東移民而來，所以，會說華語也很重要。周教授最精到的看法是，學習華語華文，就按目前中國規定的語言文字規範，不必另搞一套。

目前新加坡通行的華語華文規範標準與中國通行的普通話和規範漢字並無二致。這又給新加坡與中國的交往帶來方便。新加坡人懂得這個道理，語言文字本來就是人們交流的工具嘛，怎麼方便就怎麼來，自己不必標新立異。新加坡人說的華語，和普通話一樣，寫的中文用的是包含簡體字的規範漢字。由此可見，新加坡語言文字觀的開放，帶給這個國家與外國交流的順暢，有益於國家的發展。

香港社會也是多元化的語言社會，兩文（書面：中文、英文）三語（口語：普通話、粵語、英語）這個語文政策大家耳熟能詳。從口語交流上說，英語一直在香港社會地位重要，大家沒有異議。至於普通話，據2011年香港政府的人口統計資料，會說普通話的香港人已佔總人口的47.8%。應該說，借中國改革開放之風，香港商界人士在學習運用普通話上一馬當先，給香港市民做了好榜樣。

再說粵語，香港地處粵方言區，90%的市民的方言母語是粵語，因而，粵語在香港社會是最流通的，流通度超過英語和普通話。

與新加坡比較一下，就英語和普通話的普及來說，香港需要向新加坡學習的地方很多。在香港，會英語和會普通話的人口，都佔不到總人口的一半。遠不如大多數新加坡人對這兩種語言使用的熟練。

隨着互聯網時代的迅猛發展，語言文字的交流顯得越來越重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語言文字就是人們交流的工具。如果香港的年輕人有開放的語言觀，努力學習和運用英語和普通話，不斷提高自己流利表達的水平，那麼，在職場上的競爭就會勝人一籌，何樂而不為呢？

■田小琳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簡介：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創辦於1979年，宗旨是通過研究、出版、教學、交流、合作等方式促進中國語文工作的發展。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北上漫漫求學 心態穩穩成長



■作者(左一)在天河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拍照留念。作者供圖



一個選擇，改變的不只是四年求學歲月的地方，還有心態。

當初，報考廣州中山大學的決定似乎只是為自己準備多一個選擇，不寄予厚望，甚至連就讀的中國語言文學專業（中文系）都不是首選。選擇離港時，告訴自己：這是個磨煉的好機會。於是，心中帶着彷徨，拖着行李，走進了中大珠海的校園。

中山大學，擁有四個校區，一個在珠海、三個分佈在廣州。中文系的學生前兩年在珠海校區就讀，後兩年回遷至廣州的南校區。相對於廣州的都市環境，珠海校區位於郊區，臨近海邊，沒有市區的塵囂，寧靜而淳樸，有一種在度假的錯覺。這一種外在的安靜驅使了我內心的沉澱，能暫擱外面世界的塵囂直面學習和校園生活。

體育關乎畢業「加課」磨煉意志

學習，從不止於書本。我以為高中以後，便告別體育課，但到了中大，還是有體育課，而且是必修課之一，800米更是必考的項目，這對於沒有運動神經的我來說，是一件磨人的事。體育課的及格和游泳測試關乎能否順利畢業，於是我得在課堂以外安排科學的鍛煉時間，這是在香港不會有恒心做的事。

在香港，騎自行車只有在假日偶爾才會進行的運動，但在珠海，自行車就成為了上課的代步工具，無形中也是鍛煉身體的一種方式。大學一年級的時候，一位室友提議騎自行車到學校附近的淇澳島遊玩，早上10時從學校出發，至下午5點回到學校，途中皆是騎車或步行，算是體能上的自我挑戰。

同時，在這次騎行過程中，我還品嚐到很有田園風味的泥焗雞，走過了原生態的紅樹林。如果我不再敢走出校園，我不會曉得島上的淳樸風光，更不會有這個難忘的回憶。

參與義工活動 了解多面香港

不走出自己的世界，不會領略到世界之大。課業之外，我還參加了一些校內的學會活動和校外的義工活動，而讓我體會更深刻的是後者。它讓我明白到義工不止於幫助他人，更多的是自我成長。其中一次參與香港民政事務署舉辦的探索香港的活動，作為調查員，我的任務是向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介紹香港，幫助他們融入香港的生活。參與該活動的學生都來自廣州的大學，當中有和我一樣從香港回去內地求學的，也有的是廣州本地人。如果沒有參與探索活動，我對香港的認知還是皮毛，不會看到別人眼中的香港。

時至今日，依然有人對回去內地求學抱有質疑，說實話我也不能百分百肯定自己當初的選擇是對的，但路，終歸是人踏出來的。求學的道路漫漫，而我深信只要堅定往前走，總能找到對的方向。（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高小琴 中山大學2011級中國語言文學系香港畢業生